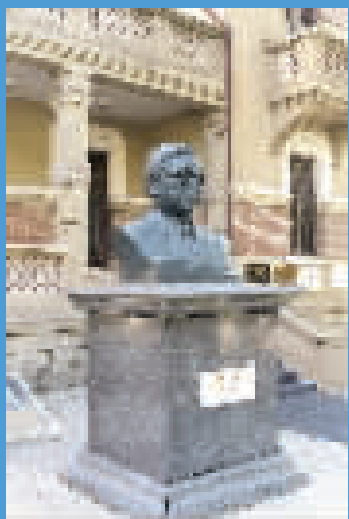


意风区曹禺剧院修葺一新将重新亮相

大师旧居童年往事 小楼启蒙戏剧梦

天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话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，这其中最重要的戏剧人当数曹禺。本市意式风情区内的曹禺故居和曹禺剧院，不仅记录了曹禺青少年时代在天津戏剧启蒙生涯，也将大师的作品重现于舞台，毗邻的两座建筑，好似一个连接时空的“虫洞”，每每令历史和现实之间映照出精彩的瞬间。

明日是曹禺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日，曹禺剧院也在近日完成修葺，升级后准备重新开放。金秋时节，“曹禺”“戏剧”等元素再成津城热点，“戏剧范儿”和“文化味儿”成了意风区的关键词。



故居里的曹禺像

舞台重启 好戏候场

将曹禺剧场修整升级，是在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化和旅游局大力推动下，河北区委、区政府和北方演艺集团共同打造的曹禺故居文旅融合项目，也是我市“让文物活起来”重点项目任务之一，意在促进意式风情区文旅商新业态发展，努力做成我市“复活小洋楼”的典范项目。

据悉，在延续原有建筑风貌特征和空间肌理的基础上，曹禺故居的外檐景观和楼体照明做了整体修缮。与此同时，曹禺剧院的内部结构、消防以及空调系统也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，以便为各类戏剧活动形式提供广阔的创作空间。

此次曹禺剧院重新亮相启用，将推出“曹禺剧院小剧场演出季”。演出季的剧目包括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《灵魂的救赎》、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木偶戏《火灵珠》《成语故事》、话剧《悼亡剧场》、民谣话剧《爱在日落月升时》以及“世界经典主题室内音乐会”等演出。

除此之外，演出季还为津门戏剧爱好者准备了沉浸式静态展、剧本围读、表演工作坊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，为观众带来戏剧生活新体验。在“纪念戏剧大师曹禺先生诞辰112周年主题论坛”上，戏剧专家学者以及曹禺后人将共聚一堂。

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在此次恢复曹禺剧院演出功能的同时，未来还将以曹禺故居及剧院为起点打造沉浸式演出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曹禺剧院、曹禺故居乃至整个景区都将成为一个“大舞台”。所有喜欢戏剧的人，都可以参与沉浸式体验和互动，进而走近戏剧大师、感受戏剧魅力。



修葺一新的曹禺剧院

躲到房间里读书 和文学亲密无间

大约110年前，天津意租界二马路（今民主道）36号搬进了一户万家。作为这一家的幼子，万家宝（曹禺）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。在进入南开中学之前，曹禺在这座二层洋楼里读书写字，据他自己说，他在家庭的生活乏味苦闷，好在自己能在一间大屋里读书写字，在中外书籍中感受到文学魅力，内心戏剧的种子也在此萌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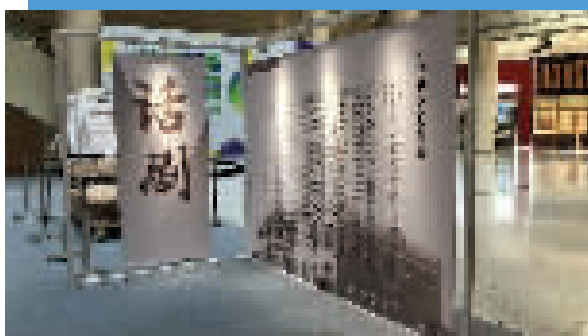
1985年，天津南开大学举办了“曹禺七十五周年诞辰暨从事戏剧活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”活动，当时曹禺在回到家乡期间，兴致勃勃地走访

了自己居住、学习和工作的地方。讲述了自己在这座小洋楼的童年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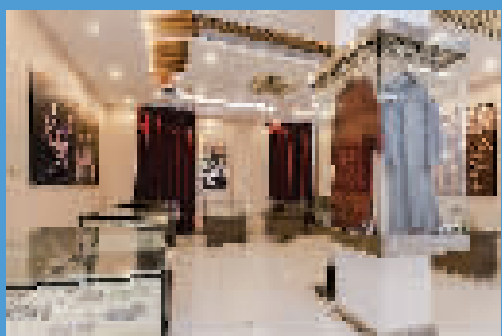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初，曹禺的父亲万德尊任直隶卫队的标统。后来，家境逐渐富裕后，万德尊才举家迁到当时的意租界。曹禺回忆：“当时我的住房很宽敞。家里房间很多，一座两层的楼房就有八间房子；还有一座小楼，也有许多房间，阔气得很，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。”曹禺所说的养尊处优一点不夸张，因为当时家里有一个厨师、一个帮厨、一个拉洋车的，还有佣人和保姆。但幼年的曹禺却不快乐，“我从小失去

了自己的母亲，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。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，但我不喜欢我的家。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，很别扭。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，他的脾气很坏”。

曹禺甚至将自己的家形容为“坟墓”：“我上中学时，每天早晨去学校，下午四点回家，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，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，天亮时才睡觉，傍晚才起床。每当我回到家里，整个楼房里没有一点动静，像座坟墓，十分可怕。”但塞翁失马，曹禺因此常年躲到自己的房间里读书，渐渐和文学亲密无间。



剧场专题展（资料图片）



“鲁滨逊”激起冒险想象 文明戏互动印象深

曹禺幼时在家里上私塾，读的是孔孟之道的书。但他也说：“那时我已经偷偷地看了不少别的书，如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镜花缘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；外国的书也接触一些。最早读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，后来读各种半白半文或白话的翻译与著作。给我印象较深的如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《织工》，果戈理的《巡按》，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，如《威尼斯商人》。”他还读当时父亲订阅的杂志，上面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，“我记得父亲对列宁十分佩服，说列宁是个伟大的人物”。此外，叶圣陶主编的《少年杂志》也给曹禺带来不少新的

知识。总之，书给了他一个广阔的世界，让他的思想早已飞出了幽暗的小楼。“我非常喜欢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它激起我的想象，幻想到海上去冒险。我曾经想做发明家，发明一艘飞快的船，装上机器，跑得很快很快，我为此还画了一张图，装在一个瓷娃娃肚里。这样的书是诱人神思飞扬的。”曹禺说。

看书，就是让曹禺对戏剧发生兴趣的原因。曹禺甚至熟读家里的《戏考》，“我记得家里有一套《戏考》，我读《戏考》读得很熟，一折一折的京戏，读起来很有味道，但是，当时看得最多的还是文明戏”。而看戏，是曹禺今后拿起笔写戏的动

力。那些台上台下的互动，热烈的演出场面，让少年曹禺激动不已：“给我印象深的是，中国的观众十分善感，像演说过后，观众那样热烈的欢迎，那种热烈鼓掌的情景；男女洒泪告别时，台下也有妇女一片呜咽抽泣，擦湿了手帕。可以说，观众和舞台演出打成一片，真叫‘交流’至极了！演员们确具有一套使当时的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。”曹禺还记得自己去京韵大鼓名家刘宝全的演出，“听起来也是入迷的”。

津城一隅，曹禺从幼年到少年，已经慢慢筑起戏剧的灵魂。

本版撰文 新报记者 王轶斐
图片由曹禺剧院提供